

萌芽
书系

萌芽编辑部选编

情感卷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 特色作文选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萌芽编辑部选编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特色作文选

XINGAINIAN
ZUOWEN
DA JIANG SAI
TESE ZUOWEN
XUAN

情感卷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萌芽书系”总序

萌芽杂志社主编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就会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

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目录

鲁永志	生如夏花 /1
代贵林	五点一刻 /20
周青松	曹三打工记 /28
吴晓洲	戏法 /34
柯金钢	老卡 /40
杨旭	面具人 /48
李涵天	都不容易 /58
花瑊阳	算是结束 /66
陈凯鸣	星期天的最终之物 /75
刘庆花	露天影院 /85
杨旸	擦身而过的平行 /92
陈励子	左手右手 /97
钟雕	昨日尘封 /102
朱炯	思延离别，爱续别离 /107
成玲	红蝴蝶 /115
刘佳蕾	边缘小镇 /127
黄凯	那些翩然起舞的…… /133
龙北阳	宅 /139
冯爽	原来你还在这里 /150



黄 磊	情人塔 /156
王新星	尔玛姑娘 /163
陈涓生	最后的浮屿 /171
张国栋	贞操，归鱼 /184
郑东升	守望 /196
李 璇	呓语，零碎以及海岛上的片段 /201
陈清林	鹤立鸡群 /209
陈雪媛	乌鸦的尖叫 /215
严 璐	爱·游乐场 /223
任一北	脱靶 /231
黄静茹	天鹅之死 /240
朱映檀	错误的错误 ——《诗经·氓》背景的诠释 /247
徐筱雅	水洛·水洛 /253

生如夏花

河南省沈丘县第二高级中学高三

鲁永志

有时我会在暴雨初歇的午后看到那个女子，她从那扇长满青苔的门里探出头来微笑，是属于未成年的甜美与单纯，像四月里舒展的植物，柔软而青涩。她那样的笑容后来成为我记忆深处再也挥抹不掉的烙印，我注定要为这样一个女子去动荡。在那一年，她的孤傲与坚持便已深深注入了我的血液，于是我知道，她就是我要记叙的那个女子，她的名字叫苙芸。

年幼的苙芸喜欢看那些飞翔的鸟儿，那些不知名的鸟儿从阳光的间隙里飞过去，削平了氤氲的云朵。她站在高陡的山顶上，闭上眼，听见风凛冽地吹过，阳光自然地倾泻。这一刻，她觉得身体像羽毛一样轻浮，仿佛可以飞翔。

即使是很多年以后，苙芸还是会时常向我提及那段晦涩的年少，和飞翔的意愿。无数次，她会觉得自己是一只真正的鸟儿。她的眼睛依旧明亮如初，她说，只是一种感觉，可是始终放不下手中牵扯的丝锁。

记忆中的山群是一些连绵而又颓淡的暗青色，渗出模糊的纹路，山间萦绕着缥缈的雾气，苙芸把她黯淡的童年遗留在了这里。一步步牵引的足迹，在绽满青色的初晨，在满眼迷离的暮昏，这个只有十三岁的女孩子奔跑的身影刻在了终结的昼日里，

她像一只鸟儿一样轻盈，形只影单，好似飞翔。

那个布满阴霾的春天在她拥挤凌乱的记忆里无限地拉长，最终郁结成一块脆弱的痂，每每触及，都会鲜血淋漓。我记得是一段黑暗与冗长的时光，这种持续的苍白蔓延到了这个美丽的江南小乡。苡芸对于父亲的印象微之甚微，这应该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警察局长的身份使他辉煌的人生遭遇了转折。那是一场残酷的别离，依旧是迷蒙细雨的天气，那个一向神态威严的男人，在苡芸的注视下走出了她的生活，他被一些莫明其妙的人推搡着，脸上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焦黄色，他始终都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他的妻女，但苡芸确信他是流泪的，她感觉得到，还有一些鸟儿的鸣叫。

从那以后苡芸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男人。

只是后来她对我说，他于两个月之后死在了牛棚里——那种潮湿肮脏的地方。他在那里整整关了一个月。那晚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他被所有的人遗忘了。

她背着卧病在床的母亲去见他最后一面。可那个窄小的地方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她站在最外面，拼命地探起身，却什么也看不到。

这是冬天里最冷的时候，她穿着夹层的小薄袄飞快地奔跑，脸颊冻得通红，脏乱的街道上积满了坚硬的冰雪，而那条巷子是那么的长那么的黑，像是一个预示未知的洞穴，她怎么跑也跑不到头。

中平十四岁那年从城里搬到了乡下，他站在人群之中是瘦高的男孩，但并不起眼，苡芸是这么告诉我的。少年的身体深深地陷进太阳的阴影里，有大片大片的云朵以一种悠然的态度翩然而过，融化成一片氤氲的水汽。还是一个孩子的中平，走过来，苡

芸感受着脸庞的温润，并且，看到了他拧紧的眉头，额角的汗水以及灼亮的眼睛。中平的眼睛是一些不纯的棕色，碎玻璃一般铺开，苡芸每一次看它的时候总会有莫名的刺疼。十四岁的中平从拥挤的人潮之中走过来，看着她，她听到了他匆促而又清澈的喘息。他说，你不要哭了，我带你去捕鸟好吗？

镇子四面环山，像是一个湿润的瞳孔一样嵌在这茫茫无边的山脉中，即使是冬天，也是鸟鸣不断。那是一些白色的鸟儿，丰腴的翅膀掠过人们的头顶。中平把苡芸带到了山前的树林里，那些突兀的树枝以一种颓然的姿态伸向天空，像是命运的终止。

中平说，你说雪什么时候会融化？

苡芸摇头，我不知道，也许是二月，雪化了以后是春天，一切会温暖起来。

他微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苡芸感受这个男孩温暖而浓重的鼻音，感受着他呵出的那些美丽的白色气体凝固并且下落，以及，感受着那穿堂而过的风。

她看着他，说，我叫苡芸。

阳光躲闪不定地照射到晶莹的雪地上，苡芸的眼睛有些睁不开，沉寂的风，轻柔的阳光，还有冰冻的时光。中平从怀里掏出一只老式的猎枪，他的表情是兴奋的，孩子的眼睛会因为感激与激动而湿润。猎枪的把手部位由于过多的摩擦变得光亮，枪杆处已经出现了几道裂缝，它在苡芸的眼中是冰冷且令人恐惧的，她有些恐慌地看着中平，不知道面前的这个温和的男孩会做些什么事情。中平做出“嘘”的表情，然后朝空中放了一枪。

这一枪足以使苡芸的耳朵轰鸣不已，她捂住耳朵，看那些沉积的雪，簌簌地往下掉，一时间林间众鸟穿行，无数的鸟儿，从不同的角度飞来飞去，刚刚避匿的寂静霎时消失，鸟儿的翅膀凝

固了冬日里最美丽的阳光，它们把它穿在身上，然后飞翔。

苡芸轻轻地拉着中平，对他说，我们不要打它们好吗？它们是要飞翔的。中平握住她的手，咧开嘴笑了，他说好的，我不打它。十四岁男孩的笑容是清澈的，在那样的一个冬日里，他郁结了年幼的苡芸所有的记忆，冻成一块最坚硬的冰。

苡芸说，那时她看着中平，觉得他是她命中注定的人，他的笑容在她的眼睛里开出花朵，溃烂在她的心里，那是她第一次想要去爱一个人。那年她十三岁。她问我，你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吗？

我沉默着，然后我看着她。我说，中平是要离开的，他不能够留下来，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他离开苡芸，只是为了证明他不会忘记她，就像她不会忘记他一样，这是两个铭刻在彼此心上的名字。所以中平必须离开，因为生活还要继续，生命还要继续。

苡芸看着我，许久，她轻笑着摇头，眼睛亮得让我不敢看她。我听见她说，中平是春天离开的。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三月份的时候雪才化，然后天暖花开，这个乡下小镇像是大病初愈后的疲惫，满眼的黯淡而毫无生气。

中平走的那天苡芸去送他。天空微澈，起了风，中平穿着深色的马夹，嘴唇紧紧地抿着。有一些白色的鸟儿盘旋着从他们头顶飞过，留下模糊的光影，清晨的空气是潮湿且芬芳的，酝酿着动人的别离。中平背过手去，他突然间觉得双手很突兀，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他想了想，然后说，我以后一定还会回来的。苡芸微笑着看他，看这个少年脸上那种不谙世事的纯真，她突然从心底感激他对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可是她放弃了这种单纯的幻想，她最后说，你该走了，她指了指桥那边的车站，他们叫你呢。

她看着他从那不足百米的石桥上走过，阳光照射下的背影是单薄的，他终于一步步地离开了她，这么想着，她的眼睛突然就湿了。那个从城里来的男孩，在冬日的阳光下绽开灿然的微笑，对她说，你不要再哭了，我带你去捕鸟好吗？空荡荡的阳光，穿堂而过的风，这些终于都和他一起离开了。

然后开始下雨了。江南的雨总是像女人的眼泪一样肆无忌惮，突兀而又连绵，滂沱的暴雨，却很少见。所以苡芸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一日，他第一次离开了她，她清楚地看见了豆大的雨点快速地在车窗上击碎，那里便有了一朵模糊的水花。

她没有喊，也没有哭，只是一直跟着那辆颠簸的车跑，她突然希望车窗能打开，能有一双灼亮的生辉的眼睛对着她笑。可是终于什么都没有，然后她跌倒了，泥浆溅了她满身满脸。

车远远地把她甩在了后面。

在一个下午，我陪着苡芸去医院，做健康检查。取化验单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坐在树荫下的便民椅上，眯起眼睛看一群孩子的嬉戏，笑容恬淡而安详。她已经青春不再，头发花白，但我相信，她的气质和性格是从来都没有改变的，她是美好的，一直。

回家的路上，她向我提及了叙述中的一个缺漏：中平离开的那天，过桥之前他又折了回来，他摸遍了全身上下最后在空袋里找到了一块手帕，浅蓝色的底面，有着青草和汗混合的味道。他把它摊在苡芸的手心里，指着背面的一行字给她看，那上面绣着的“中和平定”四个字在阳光下生动起来。中平的眼睛温和，可是表情严肃，却是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不会再说。

那块手帕，抄家的时候丢了，苡芸淡然地笑。

她说她时常会做一个梦，所有的记忆都在睡梦中苏醒，梦中

飘荡着漫天的零星雨，十五岁的她追着车跑，步履慌乱而紧张，混着雨水的泥浆，溅到了她苍白瘦弱的小腿上，她听见了车轮撞击地面的空旷，有着棕色明亮眼睛的男孩从车上探出头来，她听到他喊：

“芸，回去吧，你追不到我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在漆黑的夜晚猛烈地袭来，纠缠与湮灭，不可预知。

我知道苙芸是永远都会记得的，因为她无法忘记，忘记是一件残忍的事，她常常这么告诉我。有时候我会喜欢看苙芸的眼睛，那是一种恍惚的淡蓝色，在阳光充裕的时候溢出美丽的光，有一些残留的阴影。透过那些模糊的阴影，我看到十六岁的中平，在八月热辣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他拎起鞋子，赤着脚踩在灼热的沙土上，三年的乡村生活已经让这个矜持、温文的城里男孩学会一切游戏的本领，他是聪明的，只是很久以后苙芸才这样说。

中平说，苙芸，我给你摘果子吃好吗？王叔家的果园里有好多我都没有见过的果树，那些果子又大又圆，一定也很好吃。苙芸点头笑，不知从何时起，她已经习惯了这样温顺地跟在这个只比她大一岁的男孩子后面，一声不吭地喘气或者微笑。她很少说话，印象之中似乎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隆重的话，大部分时间她只是在充当一个听众。她看着这个温和的男孩灼亮的棕色的眼睛，看着他的快乐或者忧伤，她把它当成是一种感激，无比的满足与快慰。

中平爬上那棵最高的李子树，他总是固执地以为最接近太阳的果子一定是最香甜的。那棵丑陋的树长得无比陡峭，中平黝黑的身体像是一只断尾的壁虎困难地依附在上面。夏日的空气里有着泥土和野花柔软的清香，满眼都是鲜翠狂茂的。

中平把刚摘下来的果子递到苡芸手里，他的脸很容易就会红，他不断地用手臂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在阳光下咧着嘴笑，身体站成不自然的弧度。苡芸看到他极力掩饰的侧着的脚，但鲜艳的伤口还是显露了出来，褐色的血液覆盖过那些翻开来的皮肉，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凝滞。苡芸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问，是不是很疼？中平抽搐着脸上的肌肉，但依然对她微笑，他摇摇头说，不痛的，他说苡芸，你快尝一下这些果子，我摘的最上面的。苡芸满脸泪水，低着头咬了一口，中平问她，甜吗？于是苡芸对他说，很甜的。中平急忙把他摘下的果子都给了苡芸，少年的气息始终是温和的。他满足地看苡芸吃着那些果子，他说，你喜欢吃，我会常常给你摘的。苡芸看着他，微笑，她说，好的。

只是苡芸从来没有告诉他，那种果子其实是酸涩无比的。

她永远也不会让他知道。

苡芸印象最深的，是十五岁那年的三月初三，一连一个月的庙会，中平带她去，天空是有阴影的蓝，没有一只鸟儿飞过，路旁湿润的泥土里，有大团大团絮状的花朵绽放，下过雨的空气是清凉而甜美的。

十五岁的苡芸去庙里上香，她出来之前卧病在床的母亲反复叮嘱，母亲把对苡芸的期望寄托在这一炷单薄的香上。中平陪着她进去，这座破败的寺庙每年只有这么几天才会人声鼎沸。空荡荡的阳光照射进来，一些刺鼻的檀香味在空气里几欲停滞。苡芸从住持那里取来一根长长的香，有着清凉的气息，她小心翼翼地捏住它的中央，把它插进香炉中，就那么一刹那，那根长长的香断成了两半，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分离的声响，上面的一半掉在了地上，再一次断裂。

苡芸拿香的那只手依然悬在半空中，有一些轻微的颤抖。她

回过头去看倚在墙角的中平，他的脸陷在阳光的阴影里，表情是模糊的，中平头顶上的佛像，有一些模糊的阴影纠缠。苡芸发现他们始终隔阻在这团隔阻不断的阴影里，挣脱不开。她听到他说，苡芸，你怎么了，再试一次吧！苡芸的脸色苍白，她把手背到身后，摇了摇头，干涩地笑，中平，我们走吧！

中午的街道上喧嚣的，阳光从暗红色的云朵里绽放出来，灿然地碎落在了这个巨大而充溢的瞳仁里。苡芸的眼睛有一些酸涩，庙宇的台阶上摆满了上香拜佛的人落下的青砖，中平很轻易地跳了过去，而苡芸留在原地，她过不去。

中平回过头来，看了看那些堆砌的砖，然后对苡芸说，你拉住我的手，就能过来了。在灿然的阳光下中平的笑容是清晰的，那只手臂在喧嚣中伸开，那是少年纤长的黝黑的手臂。苡芸曾多次向我描述过那只手臂，温暖的，有着微微的汗味道。现在回想起来，那只悬起的手臂是她曾经唯一想不顾一切攀附的东西，它要把她牵引到幸福的梦境。它曾经是多么的吸引苡芸，她在每一个黑暗阴冷的梦里都会为它颤抖，只是她后来再也看不到了。

中平对着苡芸咧开嘴笑了，他的眼睛闪出了灼灼的光辉，他说苡芸，抓住我的手，再也不要松开。苡芸颤抖地握住那只温暖的手，她感觉猛烈的阳光似乎穿透她的心脏，然后缠绕成一团温柔的火焰，这团温柔的火焰从她的心里一直烧到眼睛里，她闭着眼。

他说，抓住我的手，再也不要松开。

苡芸一直记得那天，初春的阳光透过人群，照射到她身上，中平走在前面，拉着她的手，他走得很快，她几乎跟不上。恍惚中听到错落脚步声和清晰的喘息声，她仍像一只蹩脚的连体鱼一样穿过潺潺的人群。中平的脸朝向前面，苡芸只看见他脸上翻涌的阳光，她的手被他握得那么紧，她现在所有的思绪都跟他一起出走，她觉得中平手中握着的是他们美好而简约的幸福。她的

幸福住在里面，浸了温暖的汗水，于是变得柔软起来，它迅速地依附在他们的掌心里，然后一点点地蔓延。

那个时候，天空空旷得没有任何阴影，好像随时都会消失。

中平说，你站在这里等我。他看着路旁，他说，我去给你买个布老虎，能祛病除害的，你每天睡觉时枕着它，它会保佑你，你不会孤独的。中平笑着对她挥挥手，他说苕芸你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他潇洒地挥挥手，把晦涩的天空分割成两块。苕芸看着他离去的方向，目光始终郁结在一点。那么的漫长。

她突然间看不见他，人群像无边的潮水一样突兀地流淌过来，她被挤到了边缘的地方。空间令人窒息，她用手抓住路旁的标杆，踮起脚尖焦急地张望着中平离开的方向。

拥挤的人潮里，她什么也看不到。

这时有人发出惊恐地喊叫“有人被踩死了”。他们这么叫着，人群混乱不堪，有人撞到了苕芸，苕芸脸色苍白，身体剧烈地疼痛起来。她喊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她的眼前恍惚浮现出男孩温暖的笑脸，他说，你站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他握住她的手，他们曾经是那么的温暖与幸福。她不允许他就这么突兀地消失，决不允许。她哭着推开一旁的人，她说，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求你们。她泣不成声，眼泪已经模糊了她的面容和她的声音，她终于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只是哽咽着拨开隔阻的人群。那个十六岁的少年，他的手指是那样的温暖，他要把她牵向幸福的彼岸，他那么用力地握住她的手，他说，抓住我的手，再也不要松开。她的眼睛一片迷蒙，什么都看不到，时间的消失，是她永远也无法抵触的命运的空洞。

求你们，让我进去，她的喉咙已经沙哑得发不出声音，丧失了所有的力气和能量，泪水干涸在她苍白的脸上，她重重地蹲坐下去，像是一朵失去分量的花。

没有什么可以依附。

中平站在她的面前，那只垂落的手上拿着一只黄色的布老虎，已经破掉了，锯末从它虚空的身体里簌簌地掉下。中平的头发凌乱纠结，大滴的汗水从他脸上滚落下来。他疲惫又心痛地笑，他叫她，苡芸。

然后他就流泪了。

我陪着苡芸整理远行的物品。六十岁的寿辰一过，她突然提出要去来枫，是她的家乡，那个偏僻的小镇。从报纸上得知那里现在传染病肆虐，已经没有教师肯到那里去教书，于是她要去。没人可以阻止她，她一直都是个独立固执的女人。我知道她的这份执著与专情，那么多年了，她始终割舍不下。

那么多年了。

送她去车站的时候，我问她会去多长时间？她说，一年或者两年，等到传染病一过，有教师肯去了，我就回来。

我把行李递给她，我看着她说，你确定你去的价值吗？

我确定。她转身上了车，然后车厢门缓缓地关上。她望着我，她说——

我去做最后一次告别。

那里，还有关于中平最后的记忆。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初春的时候却意外地下起了雪，雪花寒冷而清澈，簇拥着碎落在苡芸的头发上、衣领上，她的眼睛因为寒冷而变得湿润起来。她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绣了一块手帕，白色的，有着粉色的边纹，在绣的时候，刺破了手指，有血液遗留在了上面，涂抹不去，她很用心地将它绣成了一朵绽放的花，吐纳着血腥的芬芳，最后她在正中央绣上自己的名字，何苡芸。她跑得很快，在这个下着雪的夜晚，她是那么虔诚地想把这

块带着体温的手帕送到中平的手上，她想中平的眼睛一定会很明亮，他会疼惜地看着她，温暖着她，因为他是中平。

雪花逐渐飞扬起来，时常会有一些雪片跌入她赤裸的眼睛，眼前一片模糊。

她远远地看到了中平家亮起的灯，同时听到了物体破碎的声响，以及激烈的争吵声，她听出那是中平和他母亲的声音。中平只是一直在重复着几个字，语气强硬，他说，我不回去！他的母亲在愤怒地哭泣，中平，明天你必须回到城里，而且，再也不能回来。你以后是会有好的前途的，所以必须回去。苡芸扶住冰冷的门框，手指猛烈地颤抖。她听到中平说，不，我不会回去的。然后，苡芸听到了一声响亮的拍打声，中平的母亲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她气得浑身发抖，她怒吼着，你滚，不回去你就从这里滚出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中平从屋里跑了出来，打开门，看到了漫天飞舞的大雪和站在门口、脸冻得通红的苡芸。中平的脸已经肿了起来，他张开嘴，发出模糊的声音，有一些血液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滴落在洁白的雪地上。

你来这里干什么？

苡芸拿出那块手帕，塞到中平手里，上面散落着一些落雪，并且，已经变得僵硬起来。中平用手紧紧地握着，咧开嘴，笑了。

中平，回去吧！

什么，苡芸你说什么？

中平，你回去吧！回去吧！说完苡芸转身跑开。迎面而来的是苍茫的飞雪，她的身体深深地陷进这块无边际的屏障里，再也挣脱不开。她听到身后中平在喊她的名字，她始终不肯回过头去，一路走着，她不回头，她终于错过了所有，有一些温暖的液体掉在她的手背上，很快又失去了温度，变成最坚硬的冰，再也